

现今仅存唯一原本

中国艳情小说

本藏
足珍

春秋配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五

春

中国艳情 珍本小说

内蒙古人民出

八段锦

春秋配

蝴蝶杯

蜜蜂计

霞笺记

鸳鸯配

情义奇姻

天缘奇遇



1981/5/1

中国艳情孤本小说(全六册)
(明)罗浮散客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保定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3 字数:2124 千

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 套

ISBN 7-204-04491-6/I·807

每册定价:19.80 元(全六册定价 118.80 元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(重奖举报电话:0471-6292144)

前言

《中国艳情孤本小说》是我国著名文史专家、学者历经几载，从中国瀚如烟海的古典文学宝库里收集、精选整理而成。

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，自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刊行于世，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。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终于出现了像《三言二拍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这样无论是在形式和内容、艺术和思想都臻至中国古典小说峰巅的鸿篇巨制。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难以数计的优秀小说作品，它们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文学艺术宝库，并成为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。遗憾的是人们目前除了只能接触到有影响的作品外，而散于民间的许多孤本小说却很难看到。这就极大限制了人们对那个时期的人文生活的了解。

加之，由于封建统治的思想禁锢政策和受到刊行、传播、保存等技术的限制，使得这些稀有作品成为孤本。而所谓的孤本小说，就是迄今为止，发现的国内外现存的唯一原本。因其唯一，弥足珍贵，许多图书馆都将其藏诸深匣，束之高阁。不要说一般的读者，就是专业研究的学者也往往难有机会一睹真品。在加之许多孤本作品分藏海

内外各地及个人收藏家。要想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孤本小说的情况,就更是渺然无迹、难寻其踪了。

鉴于此,我们组织了有关的专家学者编选了这部雅俗共赏的《中国艳情孤本小说》(全六册),该书特点如下:

一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因孤本为唯一的原本,极其珍贵,又分藏于中外各地,查找、索解不易,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难。而本书编选的艳情孤本小说本身就有一些趣味性、艺术性、思想较高的作品。

二、有很高的阅读欣赏价值。本书收集的孤本小说,虽是艳情小说,但也几乎涵盖了古代尤其是明、清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生活还是具有相当的阅读和欣赏价值。

三、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既为孤本,求索不易。编选本书的目的也是将那些原本藏于深柜高阁的古籍珍本,能够面向最一般的读者、最广大的民众,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拥有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财富。

四、该书收录的艳情孤本作品,力求原貌,不删一字,并配有古典明清社会人物场景插图,使得读者更为有幸一睹原作的风貌。可以说这套艳情孤本小说是目前出版的现今唯一原本,使您的收藏、阅读更有价值。

珍藏卷一

目 录

八段锦.....	(1)
春秋配.....	(70)
蝴蝶杯.....	(138)
蜜蜂计.....	(195)
霞笺记.....	(253)
鸳鸯配.....	(311)
情义奇姻.....	(386)
天缘奇遇.....	(396)

八段锦

醒世居士 編集



本书是拟话一小说集，作者无可考。
现仅存北京大学图书馆醉月楼刊本。

第一回 惩贪色

好才郎贪色破钗 犯色戒鬼磨悔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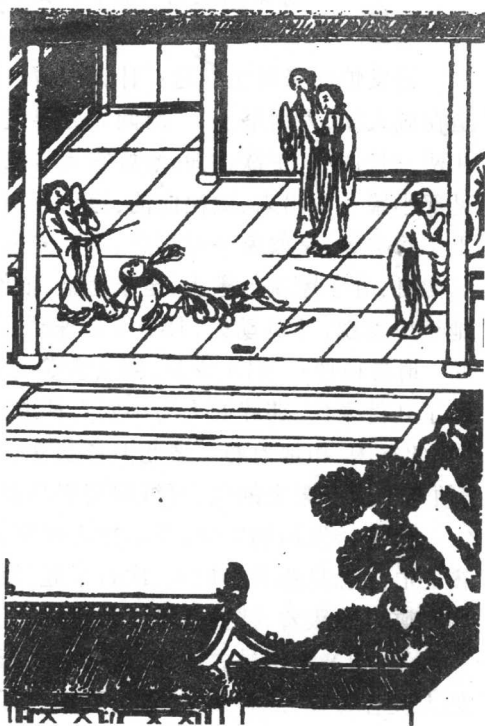
诗曰：

情宠娇多不自由，骊山举火戏诸侯。
只知一笑倾人国，不觉胡尘满玉楼。

这首诗是胡僧的，专道昔日周幽王宠个妃子，名褒姒，那幽王千方百计去媚她，因要取她一笑而不可得，乃把骊山下与诸侯为号的烽火突然烧起来。那些诸侯只道幽王有难，都统兵来救，及到其地，却寂然无事。褒姒其时呵呵大笑。后来犬戎起兵来寇，再烧烽火，诸侯皆不来救。犬戎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。又春秋时有个陈灵公，私通夏徵舒之母夏姬，日夜至其家饮酒作乐，徵舒愧恨，因射杀灵公。后来隋朝又有个炀帝，也宠萧妃之色，要看扬州景致，用麻叔谋为帅，起天下民夫百万，开汴河一千余里，役死人夫无数，造凤舰龙舟，使宫女两岸牵拖，乐声闻于百里，后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，斩炀帝于吴公台下。至唐明皇宠爱贵妃之色，那贵妃又与安禄山私通，被明皇撞见，钗横鬓乱，从此疑心，遂将禄山除在渔阳地面做节度使。那禄山思恋杨妃，举兵反叛，明皇无计奈何，只得带了百官，逃难至马嵬山下，兵阻逼死了杨妃，亏了郭令公血战，才得恢复两京。你道这几个官家，都只为爱色，以致丧身亡

国。如今愚民小子，便当把色欲警戒方是。你说戒那色欲则什？我今说一个青年子弟，只因不戒色，恋着一个妇人，险些儿害了一条性命，丢了泼天家私，惊动新桥市上，编成一本新闻。

话说宋朝临安府，去城十里，地名湖墅，出城五里，地名新桥。那市上有个富户，姓云名锦。妈妈潘氏，只生一子，名唤云发，娶妻金氏，生得四岁一个孙儿。那云锦家中巨富，放债积谷，果然金银满篋，米谷堆仓，又去新桥五里，地名灰桥市上，新造一所房屋，外面作成铺面。令子云发雇一个主管帮扶，开下一个铺子。家中收下的丝绵，发在铺中卖与在城机户。云发生来聪俊，粗知礼仪，做事朴实，不好花哄，因此云锦全不虑他。那云发每日早晨到铺中卖货，天晚回家。这铺中房屋，只占得门面，里头房屋，俱是空的。



忽一日，因家中有事，直至傍午方到铺中，无什事干，便走到河边要子，忽见河边泊着两只船，船上有许多箱笼桌凳家伙，又有四五十个人，将家伙搬入他店内空屋里来。船上走起三个妇人，一个中年胖妇人，一个是老婆子，一个是少年妇人，尽走入屋里来。只因这伙妇人入屋，有分教云发：

八 段 锦

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。

云发忙回来问主管道：“什么人擅自搬入我屋来？”主管道：“她是在城人家，为因里役，一时间无处寻屋。央此间邻舍范老来说，暂住两三日便去，正欲报知，恰好官人自来。”云发听了，正欲发怒，只见那小娘子走出来，敛袂向前，道个万福，方开口道：“官人息怒，非干主管之事，是奴家一时事急，不及先来府上禀知，望乞恕罪，容住三四日，寻了屋就行搬去，至于房金，依例拜纳，决不致欠。”云发见她年少美貌，不觉动火，便放下脸来道：“既如此，便多住几日也不妨。请自稳便。”妇人说罢，便去搬箱运笼。云发看得心痒，也帮她搬了几件家伙。那胖妇人与小妇人都道：“不劳官人用力。”云发道：“在此空闲，相帮何妨。”彼此俱各欢喜。天晚，云发回家，吩咐主管：“须与里面新搬来的说，写纸房契来与我。”主管答应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云发回到家中，并不把人搬来借住一事说与父母知觉，当夜心心念念只想着小妇人。次日早起，换了一身好衣服，打扮齐整，叫小厮寿童跟着，摇摇摆摆走到店中来。那里面走动的八老，见屋主来了，便来邀接进去吃茶，要纳房状。云发便起身入去，只见那小妇人笑容可掬，迎将出来，道个万福，请人里面坐下。云发便到中间轩子内坐着。那老婆子和胖妇人都来相见陪坐。坐间只有三个妇人，云发便问道：“娘子高姓？怎么你家男子汉不见一个？”那胖妇人道：“拙夫姓韩，与小儿在衙门跟官，早去晚回，官身不得相会。”坐了一回，云发低着头。忖那小妇人。这小娘子一双俊眼，觑着云发道：“敢问官人青春多少？”云发道：“虚度二十四岁，且问娘子青春？”那小妇人笑道：“与官人一缘一会，奴家也是二十四岁，城中搬来，偶遇官人，又是同庚，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。”那老妇人和胖妇人，看见关目，推个事故，起身躲避了。只有二人对坐，那小妇人便把些风流话来引诱云发。云发心下虽爱她，亦不觉骇然道：“我道

她是好人家，容她居住，谁想是这样人物。”正待转身出去，这个小妇人便走过来，挨在身边坐住，作娇作痴，说道：“官人，将你头上的金簪子取下，借奴看一看。”云发便除下帽子，正欲去拔。这小妇人便一手按住云发的头髻，一只手拔了金簪，就起身道：“官人，我和你去上楼说句话儿。”一头说，一头迳走上楼去了。此时云发心动，按捺不住，便也随后跟了上楼，讨那簪子，叫道：“娘子，还我簪子，家中有事，就要回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与你是夙世姻缘，你不要假装老实。愿偕枕席之欢。”云发道：“使不得，倘被人知觉，却不好看。”便站住脚，思要下楼。怎奈那妇人放出万种妖娆，回转身来，搂住云发，将尖尖玉手，去扯云发的裤子。那时就任你是铁石人，也忍不住了。云发情兴如火，便与她携手上床，成其云雨。霎时，云散雨收，两个起来偎倚而坐。云发且惊且喜，问道：姐姐叫什名字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姓张，小字赛金，敢问官人宅上做什行业？”云发道：“父母只生我一身，家中贩丝放簪，新桥市上有名的财主，此间门首铺子，是我自己开的。”赛金暗喜道：“今番缠得这个有钱的男子了。”原来这妇人一家，是个隐名的娼妓，又叫做私窝子，家中别无生意，只靠这一本帐讨生活。那老妇人是胖妇人的娘，这赛金是胖妇人的女儿。在先那胖妇人，也嫁在好人家，因她丈夫无门生理，不能度活，不得已做这般勾当。赛金自小生得标致，又识书会写，当时已自嫁与人去了，只因看娘学样，在夫家做出事来，被丈夫发回娘家。事有凑巧，此时胖妇人年纪将上五旬，孤老来得甚少，恰好得女儿接代，便索性大做了。原来城中居住，只为这样事被人告发，慌了，搬来此处躲避。不想云发偶然撞在她手里，圈套安排停当，漏将人来，不由你不落水。怎的男儿不见一个？但有人到他家去，他父子即便避开。这个妇人，但贪她的，便着她手，不知陷了几多汉子。当时赛金道：“我等一时慌忙搬来，缺少盘费，告官人，有银子乞借五两，不可推故。”云发应允，起身整好衣冠，赛金才还了金簪。两个下楼，仍坐在轩子内。云发自思：“我在此耽搁甚久，恐外面邻舍们谈论。”又吃了一杯

茶，即要起身。赛金留吃午饭，云发道：“耽搁已久，不吃饭了，少刻就送银子与你。”赛金道：“午后特备一杯菜酒，官人不要见却。”说罢，云发出到铺中，只见几个邻人，都来和哄道：“云小官人，恭喜。”云发红了脸皮，说道：“好没来由，有什么喜贺？”原来外边近邻，见云发进去，那房屋却是两间六椽的楼屋，赛金只占得一间做房，这边一间，就是丝铺上面，却是空的。有好事者，见云发不出来，便伏在这边空楼壁缝偷看，他们入马之时，都看得明白亲切。众人见他脸红嘴硬，内中那原张见的便道：“你尚要赖哩，拔了金簪子，上楼去做什么？”云发被他说着，顿口无言，托个事故，起身便走出店。到娘舅潘家讨午饭吃了，踱到门前景中，借过一把戥子，将身边买丝银子，秤了三两，放在袖中，又闲坐了一回。捱到半下午，方复到铺中来。主管道：“里面住的，方才在请官人吃酒。”恰好八老出来道：“官人，你到哪里闲耍，教老子没处寻，家中特备菜酒，只请你，主管相陪，再无他客，就请进去。”云发就同主管，走到轩子下看时，桌上已安排得齐齐整整。赛金就请云发正席而坐，主管坐在横头，赛金朝上对坐。三人坐定，八老执壶斟酒。吃过几杯酒、几盘菜果，主管会意，托词道：“年来掏摸甚多，天将晚了，我去收拾铺中什物去。”便脱身出来。那云发酒量亦浅，见主管去了，只一女子相陪有趣，便开怀畅饮。吃了十数杯，自知大醉，即将袖内银子交与赛金，起身换了赛金的手道：“我有句话和你说。今日做那个事，邻舍都知道了，多人来打和哄。倘传到我家父母知道，怎生是好？姐姐依着我，寻个僻静去住，我自时常看顾你，何如？”赛金道：“说得是，奴家就与母亲商议。”说罢，免不得又做些干生活，云发辞别嘱咐道：“我此去再不来了，待你寻得所在，叫八老说知于我，我来送你起身。”说罢，云发出来铺中，吩咐主管记帐，一径自回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赛金送云发去后，便把移居的话，备细说与父母知道。当夜各自安歇。次早起来，胖妇人吩咐八老，悄地打听邻舍消息。去了一会，八老回家哭道：“街坊上嘴舌甚是不好，此地不是养人的去

处。”胖妇人道：“因在城中被人打搅，无奈移此，指望寻个好处安身。谁想又撞着不好的邻舍。”说罢，叹了口气，遂叫丈夫去寻房子不题。

话说云发，自那日回家，怕人嘴舌，瞒着父母，只推身子不快，一向不到铺中去，主管自行卖货，赛金在家，又着八老去招引旧时主顾来走动。那邻舍起初只晓得云发一个，恐子弟着手，尚有难容之意。次后见往来不绝，方晓得是个大做的。内中有生事的道：“我们俱是好人，如何容得这等麀曹的？常言道：‘近奸近杀。’倘争锋起来，致伤人命，也要带累邻舍，我们鸣起锣来，逐她去罢。”那八老听得此言，进去向家中人说知。胖妇人听得，甚没出气处，便耸老娘道：“你七老八老，怕着谁的？兀不去门前叫骂那些短命多嘴的鸭黄儿去。”那老婆子果然就走到门前叫骂道：“哪个多嘴贼鸭黄儿，在这里学放屁？若还敢来听我的，拼这条老性命结识他，哪个人家没亲眷来往？辄敢臭语污人，背地多嘴，是何道理？”其时邻舍们听得，道：“这个出精老狗，不说自家干那事，倒来欺邻骂舍。”内中有个开杂货店的沈一郎，正要去应对婆子。又有个守份的张义明拦住道：

“且由她，不要与这垂死的争气，早晚赶她起身便了。”那婆子骂了几声，见无人采她，也自入去了。然后众邻舍来与主管说道：“这一家人来往，都是你没分晓，反受他来。他如今不说自家理短，反叫老婆子门外叫骂，你是都听得的。我们



明日到你主家，说与云大官知道，看你怎么样。”主管忙应道：“列位息怒。不要说得，早晚就着他去就是。”说罢，众人去了。主管当时到里面，对胖妇人道：“你们快快寻个所在搬去，不要带累我，看你们这般模样，就住也不秀气。”胖妇人道：“不劳吩咐，我已寻屋在城，早晚就搬。”胖妇人就着八老，悄与云小官说知，又吩咐不可与他父母知觉。八老领诺，走到新桥市上，寻着云宅，站在对门候着。不多时云发出来，看见八老，忙引他到别家门首问道：“你来有什么话说？”八老道：“家中要搬在城内游奕营羊毛寨南横桥街上去住，敬叫我来说知。”云发道：“如此最好，明日我准来送你家起身。”八老说了，辞回。次日云发已牌时分，来到灰桥市上铺里坐下，主管将逐日卖丝的银子算了一回，然后到里面与赛金母子叙了寒温，又于身边取出一封银子，说道：“这三两银子，助你搬屋之费，此后我再去看你。”赛金谢了，母子称谢不尽。云发起身看过各处，见箱笼家伙都搬下船了。赛金问道：“官人，我去后，你几时来看我？”云发道：“我回家还要针灸几穴火，年年如此，大约半月日止，便来相望。”赛金母子滴泪别云发而去。正是：

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

且说云发原有害夏的病，每遇炎天，便身体疲倦，形容消减。此时正六月初旬，因此请个医人，在背后针灸几穴火，在家调养，出门不得。虽思念赛金，也只得丢下不提。

话说赛金，从五月十七搬在横桥街住下，不想那条街上，俱是营里军家，不好那道的，又兼僻拗，一向没有走动。胖妇人向赛金道：“那日云小官许下半月就来。如今一月，怎不见来？”赛金道：“莫不是病倒了？或者他说什么针灸，想是忌暑不来。”遂与母亲商议，教八老买两个猪肚磨净，把糯米、莲肉灌在里面，安排烂熟，赛金便写起封字道：

贱妾赛金再拜谨启情郎云官人：自别尊颜，思慕不忘。向蒙期约，妾倚门凝望，不见降临。贵体灸火疼痛，妾坐卧不安，不能代替，谨具猪肚二枚，少申问安之意。幸希笑纳，不宣。

写罢，摺成筒子，将纸封了，猪肚装在盒里，叫八老嘱道：“你从他铺中一路而去，见了云小官，便交他亲收。”八老携了提盒，怀着筒书，走出武林门，到灰桥市铺外，看将人去，不见云小官，便一迤到新桥市上云发门首坐着。只见他家小厮寿童走出，八老便扯寿童到僻静处说道：“我特来见你官人说话，可与我通知。”寿童遂转身进去。不多时，云发出来，八老慌忙作揖道：“官人，且喜贵体康健。”云发道：“好，阿公，你盒子里什么东西？”八老即道知来意。云发遂引他到个酒楼上坐定，问道：“你搬在那里可好么？”八老道：“甚是萧索。”遂于怀中取出柬封，递与云发。云发接来看了，藏在袖中，揭开盒子，拿一个肚子，叫酒博士切做一盘，吩咐烫两壶酒来。云发又买了张贴子，索笔砚，一面陪八老吃酒，一面写回书。吃完了酒，又向身边取出一锭银子，约有三两上下，并回书交与八老道：“多多拜复五姐，过一二日，我定来相望。这银子送与你家盘费。”八老受了，起身下楼而去。天晚到家，将银柬俱付赛金。赛金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发顿首复爱卿赛金娘子妆次：前会多蒙厚意，无时少忘。所期正欲趋会，因贱躯灸火，有失前约。兹蒙重惠佳肴，不胜感感。相会只在二三日间，些须白物，权表微情，伏乞收入。云发再拜。

看毕，母子欢喜不题。

再说云发，在酒店拿了一个猪肚归家，悄地到自己卧房，对妻子道：“这个熟肚子，是个相知的机户送与我吃的。”当晚就将那熟

八 段 锦

肚与妻子在房中吃了，不令父母知觉。过了两日，云发起个早，告知父母，要去查铺，讨一乘兜轿坐了，命寿童打伞跟随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赛金断送了他的性命。正是：

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。

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

云发上轿，不觉早到灰桥市上，进了铺，主管相见。云发一心在赛金身上，坐了片时，便起身吩咐主管道：“我入城去收些机户赎帐，然后回来算你卖帐。”主管明知他要到那去处，但不敢拦阻，只得道：“官人贵体新痊，不可别处闲走，恐生他疾。”云发不听，一径上轿，在路预先吩咐轿夫，进艮山门，迤迤羊毛寨南横桥，寻问湖市搬来张家店面，指示寿童，前去敲门。里面八老出来开门，见了云发，忙入去报知。赛金母子迎接云发下轿，说道：“贵人难见面，今日什风吹得到此？”云发欢然。里面坐下，叙了别情。茶罢，赛金道：“官人看看奴家卧房。”云发便同她到楼上坐下，两个无非说些深情蜜语。当下安排酒肴。两人对饮，云发情兴如火，相抱上床。事毕起来，洗手更酌，又饮数杯。云发因灸火，在家一月不曾行事，今见了赛金，岂肯一次便休。这云发也是色大，不禁情兴复发，下面硬个不了，扯了赛金上床，又丢一次。正是：

爽口物多才作疾，快心事过便为殃。

事后云发自觉神思散乱，困倦异常，便倒在床上睡了。赛金也陪睡在身边。

却说云发睡了，方合眼，便听有人叫：“云小官，你这般好睡？”云发睁眼，见一个胖大和尚，身披旧褊衫，赤脚穿鞋，腰束黄丝绦，对着云发道：“贫僧是桑叶寺水月住持，因为死了徒弟，特来劝化官

人弃俗出家，与我做个徒弟，何如？”云发道：“你这和尚，好没分晓。我父母半百之年，只生我一人，如何出得家？”和尚道：“你只她出家，若贪享荣华，定然夭寿。依贫僧说，跟我去罢。”云发道：“胡说，这是妇人卧房，你怎么也敢到此？”那和尚瞪着眼喝道：“你去也不去？”云发也骂道：“你这秃驴，好没道理，只管缠我则什！”和尚大怒，扯住云发便走，及走到楼梯边，云发叫屈起来，被和尚尽力一推，便倒下楼去，撒然惊觉，出一身冷汗。开眼时，赛金还未醒。云发连叫奇怪。赛金也醒来道：“官人好睡，便歇了，明早去罢。”云发道：“家中父母记挂，我要回去，另日再来。”

赛金细看云发，颜色大是不好，不敢强留。云发下楼，想着梦里，又觉心惊，遂辞了赛金母子，急急上轿。天色将晚，肚里又渐疼起，真个过活不得，此时自怨自艾，巴不能到家。吩咐轿夫快走，挨到自家门首，疼不可忍。下轿来走入里面，迳奔楼上，坐在马桶大便，痛一阵，撒一阵，撒出的都是血水。及上床，便头眩眼花，四肢倦软，百骨酸疼。那云锦见儿子面青失色，奔上楼去，吃了一惊，亦上楼问道：“因什这般模样？”云发假推在机户家多吃几杯，睡后口渴，又吃冷水，肚疼作泻。说未了，咬牙寒战，浑身冷汗如雨，身如火热。云锦忙下楼，请医来看，医人道：“脉气将绝，此病难医。”云锦再三哀告，医人道：“此病非干泄泻，乃色欲过度，耗散元气，为脱阳之症，多是不好，我用一帖药，与他扶助元气，若服药后热退脉起，则有生意，我再来医。”于是撮了药自去。

父母再三盘问，云发只是不语。将及初更，服了药，伏枕而卧，忽见日间所梦和尚又至，立在床边叫道：“云发，你强熬则什？不如早跟我去。”云发只不应他。那和尚便不由分说，将身上黄丝缘套在云发颈上，扯住就走。云发扳住床棹，大叫一声惊醒，又是一梦。开眼看时，父母妻子俱在面前。父母问道：“我儿因什惊醒？”云发自觉神思散乱，料捱不过，只得将赛金之事，并怕梦和尚始末，一一说了，说罢，哭将起来。父母妻子，尽皆泪下。父亲见病已至此，不敢埋